

·名家题跋·

胡适题跋一则

——兼谈胡适与《醒世姻缘传》的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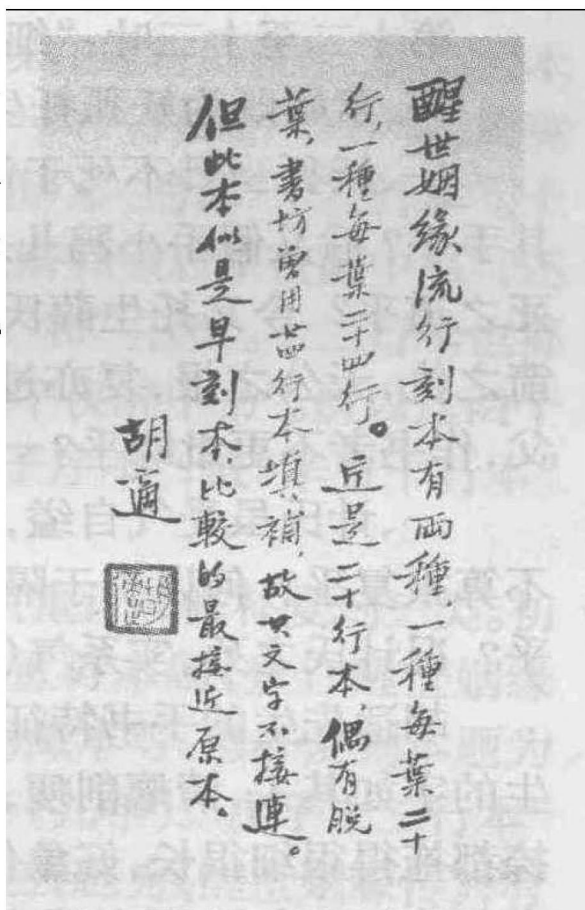
[美] 李 国 庆

笔者近来因校注《醒世姻缘传》，在搜索、对比该书的木刻本时，于 2004 年 10 月 20 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意外发现一部未见于著录的本子，上有胡适先生的题记，并有数条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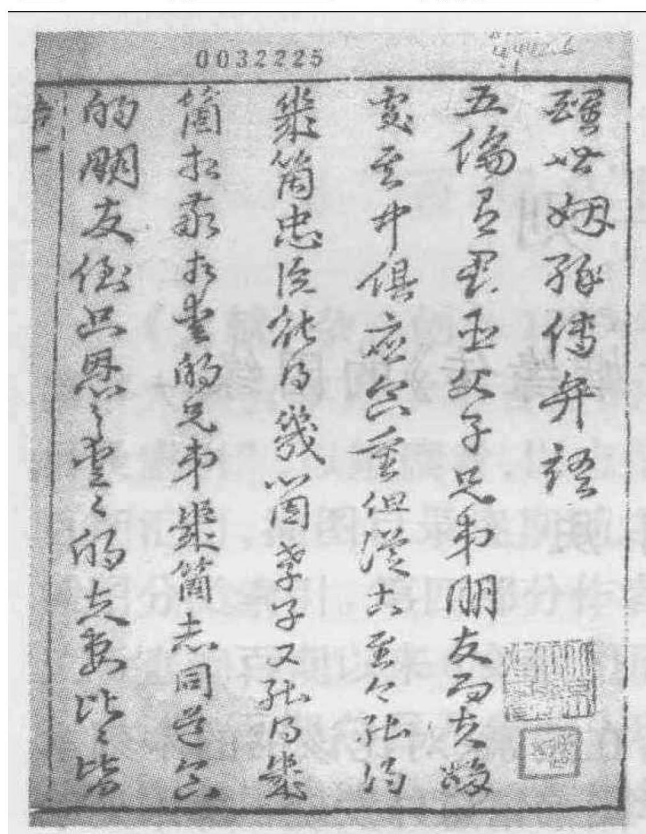
这部《醒世姻缘传》列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普通古籍目录中，判为同治庚午（1870）年刻本，24 册 4 函。全书重新装裱过。无内封面。内衬第二页是胡适先生题记，其次是“醒世姻缘传弁语”，首页右下角有“适之”和“北京大学藏书”两方朱文印；再次为“目录”、“凡例”、“弁言”（东岭学道人题识）和“引起”。“引起”首页右下角又有“胡适”朱文印一方。

题记不长，迻录如下：

醒世姻缘流行刻本有两种，一种每叶二十行，一种每叶二十四行。这是二十行本，偶有脱叶，书坊曾用廿四行本填补，故其文字不接连。但此本似是早刻本，比较的最接近原



胡适《醒世姻缘传》题记



胡适题记本弁语页

本。

胡适(朱文印：胡适)

批语皆书于书眉，共六条：

第二十三回

第七叶：“老农可以敬，故圣人必杖者出斯出矣。若公差亦必折节相待，未免恭尔无礼，且成何体统。此段大谬不然。”

第八叶：“可谓撝谦，不可谓盛德。”

第十叶：“先生如此居心，世所罕见。”

第一百回

第十二至十三叶：“细批：

一、素姐既为妖狐托生，又何需梦中换去心肝也。

一、妖狐当日不死于箭下，必然化形迷惑晁源，晁源能不死于其手乎？后又假手小鸭儿杀死晁源，已完了旧报矣。况妖狐尚有取死之道乎？今又托生薛氏，其报更惨，不啻十倍其罚，临了仍复一箭之仇，天公之报，复亦过甚。况且凌虐至于父母，并气死自己生父，作书者不更纰缪乎？

一、计氏虽受气自缢，亦有取死之道。小珍哥终亦受刑身死，能不算报复乎？何以仍于隔世受虐自缢，方才了账，岂不二命抵一命乎？况计氏之死，实系气(以下残数十字)不通。”

胡适先生的手书特征鲜明，不难辨认。梁实秋先生说过：“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象伸胳膊伸腿的样子。”^①胡适先生的手迹存世颇多，经对比，可以确定这篇题记是先生手迹，那些批语则是他

人所书。

胡适先生题记中提到的另一种《醒世姻缘传》刻本他也有收藏，也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该本24册4函，内封题《醒世姻缘传》。卷首依次为“弁语”、“引起”、“凡例”、“题识”和“目录”。钤有“胡适”、“北京大学藏书”印。这个本子上没有题记，也无批注。北大段江丽博士在其《〈醒世姻缘传〉研究》一书中曾提到过这个本子，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戊子序本两种，一种原为胡适先生藏书，四函二十四册，内封面题‘醒世姻缘传’。有‘弁语’、‘引起’、‘凡例’、‘题识’。”^②

胡适先生1948年离开北平时遗留下一百零二箱书，这两部《醒世姻缘传》应当原是这一百零二箱中之物。但是这些老家当的整理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这大约就是这两本胡适藏书鲜为人知的原因吧。

胡适先生题记说：“醒世姻缘流行刻本有两种，一种每叶二十行，一种每叶二十四行。”这是对的。换现在通行的说法，此书的木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本，简称“十行本”；一个是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本，简称“十二行本”。十行本书前都有环碧主人“弁语”，署“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还有“凡例”八则，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和“引起”。十二行本也都有环碧主人“弁语”，但署“戊子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所以这两个系统也被分别简称为“辛丑序本”和“戊子序本”，或“辛丑十行本”和“戊子十二行本”。

“辛丑十行本”中又可大致分为初刻、重订和修补复刻三类。初刻本题《醒世姻缘传》，无刊刻书坊名。重订本题《重订醒世姻缘传》，有同德堂梓、省轩钺藏和南京修行斋藏本等。修补复刻本题为《重订明朝醒世姻缘全传》，刻于同治庚午（九年）。“戊子十二行本”也又可大致分为二种。一种无刊刻书坊名，题为《醒世姻缘传》，有“凡例”和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一种是怀德堂刻，题为《重订

《醒世姻缘传》，没有“凡例”和东岭学道人“弁言（题识）”。

一般认为辛丑十行初刻本最早，最接近原本，其次是辛丑十行重订本和戊子十二行本，同治庚午修补复刻本最后出而且刻校皆差。

胡适先生题记的是同治庚午十行本，所以他所说的“此本似是早刻本，比较的最接近原本”，仅是他没做“小心求证”之前的“大胆假设”。

一种可能是这乃是从书品而来的。那个廿四行本虽有瑕疵，如东岭学道人的题识有两行文字前后错置，第四回刻残，十一叶只有六行，缺以下文字等，但首尾齐全，刻印清楚，看上去较新。他题记的那本不仅“偶有脱叶，书坊曾用廿四行本填补，故其文字不接连”，而且缺封面、十六回缺两叶、二十二回缺一叶（以廿四行本补）、四十六回缺两页（以廿四行本补）、四十七回有两叶是白板；破损严重，所以重新装裱，然文字未补，等等。我怀疑是书贾搜罗到一个残破的本子，将印有“同治庚午新镌”字样的内封丢弃后，重新装裱，残缺处补了几叶十二行本的，冒充古本给了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为做考证而搜罗古小说的名气响亮，有人投其所好，多赚他几个大洋，也是可以理解的。淮茗有一篇谈胡适先生藏书的文章^③，说：“因为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发起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此类图书的购藏，孕育了通俗文学收藏的风气。”并举了一个例子说，1920年，他以五十元之价购买了一套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买亏了，因为书商在黑市上是以两元钱买来的。胡适并无后悔之意，说不亏，只要有人知道他肯出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这颇有燕王筑黄金台和千金市骨的遗意。胡适先生的远亲石原皋在其回忆录《闲话胡适》^④中也提到过，北京琉璃厂书肆主人“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当然也可能是书商发现的本子封面原来就丢失了，大家都是

不知而误会了。

再一个可能是受他人的误导。胡适先生的小说考证亦是配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传统小说而做的^⑤。标点《醒世姻缘传》的汪乃刚在其《校读后记》^⑥中说，他用以校点的木板本有两个，一本的“内封面有‘同治庚午新镌’‘西周(先)生辑著’‘重订明朝姻缘全传’‘然藜子校定’等字样。书前有环碧主人的序(弁语)，有凡例八条，有东岭学道人的弁语(题识)。每板(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可知这跟胡适先生题记的是一个版本，但不是同一部。另一部是“没有刊行年号的木板本”，“内封面只有‘醒世姻缘传’五字。没有凡例和东岭学道人的弁语，只有环碧主人的一篇序。但每板是十二行，每行也是二十五字。”这跟胡适先生所藏的另一部类似，但也不是一个版本，因为缺少“凡例”和“弁语”。他通过校勘得出的结论是：“这本(同治本)当然要算最好最可靠的本子了。”所以亚东的标点本就以这个本子做底本。胡适先生在做考证的时候，一定知道了这个结论，因为手边已有亚东排好的清样。这是他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的开始就说了的。徐志摩的序中也提到过^⑦。他所藏的两部《醒世姻缘传》跟上海亚东图书馆用于点校的两部虽有小异，仍是同种，所以借用汪乃刚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

胡适先生的题记签了名，用了印，但没有署日期。我们也只能大胆假设一下了。

胡适先生 1931 年 12 月 13 日完成“《醒世姻缘传》考证”。在描述《醒世姻缘传》一书时，他写道：“《醒世姻缘传》刻本首卷有‘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两行字；又有一篇弁语，末尾写着：环碧主人题，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据此，胡适先生所引的应当就是有他题记的这个本子，因为，一，那个廿四行本的弁语末尾，干支题的是戊子；二，如果是完整的庚午本，如汪乃刚所用的，则应有封面，上刻的是“西周先生辑著，然藜子校定，重订明朝姻缘全传”。由此可见该书当时就已经在他手里了。如果此书是书贾搜罗到一个残破的本

子，配补装裱后卖给胡适先生的，那么题记当是在此之前不久写的。

这部书徐志摩有可能看过。他在为《醒世姻缘传》写的一篇序中提到，胡适先生最初给他看的“木板的《醒世姻缘传》，四大函，二十大本。我打开看时，纸是黄得发焦，字印得不清亮，线装都已线断，每叶上又全有蠹鱼的痕迹，脆薄得象竹衣，一沾手就破裂。我躺在床上略略一翻动，心就着慌，因为纸片竟象是胡蝶粉翅似的，有挂宕的，有翕张的，有飞扬的。”^⑧这似乎是胡适题记本未装裱之前的状况。一经修补加衬纸，这部书就多出两册，从两函二十本变为两函二十四本。假设胡适先生当初拿到的书并没有装裱过，几经翻阅，破损更甚，再叫人去装裱的，那么题记当是在装裱修补之后才题的，时间就在1931年之后了。

当然，胡适先生跟《醒世姻缘传》的因缘并没有随着考证的做完而结束。

胡适先生的“《醒世姻缘传》考证”完成之后，最初刊登于《新月》四卷一期上，并附有一篇后记，纪念徐志摩。1932年8月20日又有一篇“后记二”，补充了罗尔纲找到的一条证明该书为蒲松龄所作的证据。这篇考证和两条后记都附在亚东1933年出版的标点本《醒世姻缘传》之中^⑨。时隔近二十年之后，他又做了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后记。那是1951年3月19日，后记写在胡适纪念馆所藏的《论学近著》自校本上的“《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末尾的书眉上。其内容无关《醒世姻缘传》本身，而是指出路大荒编校的《聊斋全集》中的一条失误。^⑩

此后直至1962年2月4日逝世，先生提及《醒世姻缘传》的场合至少还有两次。

一次是1952年12月，胡适先生在台湾大学作治学方法的讲演，说自己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传》，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化了五年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称其为他的“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典范。^①

再一次是1955年1月25日,胡适先生接到张爱玲的信及其小说《秧歌》,回信说:“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张爱玲于同年2月20日回信说:“《醒世姻缘传》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的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他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传》译成英文。”^②看了这封信后,胡适先生的反应如何,张文没提。胡适先生跟《醒世姻缘传》的因缘似乎就到此结束了。

胡适先生的小说考证开了一代风气之先。他晚年这样总结这一研究的方法和意义道:“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评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的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③先生在这方面的启蒙之功和所达到成就,实在是不该也不能抹杀的^④。胡适先生这则佚文是其此项工作的印迹之一。希望它的面世有助于促进相关的研究。

注:

①“胡适先生二三事”。载《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页100。

②《〈醒世姻缘传〉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页83-84。

③“独树一帜的学者藏书家——胡适藏书漫谈”。载《藏书家》第8辑,

2003年12月,页59-63。

④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99。

⑤上海亚东图书馆共出版过16种新式标点的传统小说,其中自1920年8月出的《水浒传》,到1933年出的《醒世姻缘传》止的14种,皆有胡适撰写的考证传序或引论。

⑥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醒世姻缘传》“附录十”,页1539。

⑦同上书,“附录一”,1435页。徐志摩序完成于1931年7月10日。

⑧同上注。又,罗尔纲的回忆不同,似不知道胡适先生曾给徐志摩看过木刻本。他说:“一九三零年夏天,徐志摩生病,胡适去看他的病,他向胡适借小说看。胡适拿了《醒世姻缘传》清样给他。他看见清样本已发黄了,纸张又薄,说看不得,翻起来会变成蝴蝶飞。”(《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页124)

⑨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醒世姻缘传》“附录二”,页1448。

⑩这篇后记在胡颂平编著《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上凡两见,分别是在第6册第1011页和2166页。《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季维龙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只注明载于《年谱长编初稿》,实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的《胡适古典文学论集》第1049页上也有。季维龙在《目录》中引过此书,于此却失察了。

⑪见《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页2243。又见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胡适演讲集》(一),页11。

⑫张爱玲:“忆胡适之”,载《胡适评说八十年》,页106-108。

⑬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236。

⑭有人说胡适“只不过是為了提倡‘白话文’,对几部章回小说名著加以‘整理’,为了印行,才逐一地各作一番考证罢了。”(见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载《胡适评说八十年》,页83)这是不甚公道的。易竹贤在其《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有一个统计:“从一九一七年五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至一九六二年二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前后四十五年间,胡适所作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文章、书信和论文,共有四十六篇,计四十五万余字,论及小说二十余种。”(页210)录以参考。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